

名家志琼

碧水洗天涯

叶文玲

是一处南国的乐园，是一轴梦中的画卷……当我刚刚写出有关三亚的两行文字时，像是得了天助，窗外正飘着飞雪。

凉凉的雪花裹着火热的情思漫涌脑海，每一片都是诱惑，每一朵都是催促；有了这样无与伦比的“背景比较”，我该如何说你呵，三亚？

“才品曼谷榴莲果，又饮三亚椰子汁”。1993年的岁暮，于我简直是远游之冬，我从曼谷回来的行李还未打开，就接到海南友人邀请去访三亚的电话。

从没去过三亚，要不要应约？风尘未拂，喘息未定，机票也没有把握。

终究还是去了，就那样带着泰国的一身热火，就那样星夜兼程地飞向这个阳光灿烂的地方。

暮色渐渐降临，这辆自海口始发的大巴，是今天的末班车，若非有人陪我同行，说什么也不敢上这样满眼陌生的公交车。是过去的关于这个“蛮荒之地”的传说在心中生根？还是近年来它寻势如潮涌的开发使它充满了更多的神秘？车子在不知不觉中过了琼山、定安，又来到琼海。哦，我们早就熟悉的万泉河，我们至为亲切的娘子军的歌声，是否还在这里飘荡呢？

到达时是深夜两点，朋友们连接拉扯，连说带笑，无不笑我这疯发得好：“疯”出了改革开放时代的办事效率；“疯”出了天涯海角闯世界的精神头儿！累得浑身都要散架的我，只惦记这一条：什么时候让我看海去？

没看海时先看地图，一看地图顿教我又惊又喜又傻又呆：我的天，昨夜，我已经横穿了整个海南。海南是中国的海角，三亚是海南的角尖，一汪蓝得通透的海水包着三亚，三亚整个就是海南的一颗蓝宝石。

我满脑子盘旋着从文学作品得来的概念：三亚，你拥有那么辉煌的太阳，让海水蓝得发绿，绿得发蓝；海滩沙子一半是金，一半是银；教椰林又茂又密，教椰子又大又甜？

工地的打桩声催醒了晨梦。原来三亚虽小，也是个“不夜城”；清风凉爽了全身，原来三亚四时如火如荼，而现在，就像泰国是凉季一样，它也正是黄金季节！

在三亚的黄金季节流连，虽然只有头尾一星期，这颗心却变得如此贪婪：我想抱回三亚的椰子、三亚的阳光，还有三亚那又绿又蓝湖海难辨的水！

我是海边人。海边生，海水养，东

如烟往事

纸质时代的书信

韩国光

诗人木心在《从前慢》中曾说：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，马，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那时候去往外地的纸质书信，甚至要辗转多日才能送到收信人的手中，正因为如此，才更显出家书抵万金的厚重。那时候收到一封信你不仅自己会感到惊喜，连周围的一圈人都心生羡慕。

我上小学时就对邮局门口那种代写书信的老先生有所敬慕。老先生穿着老旧深色的中山装可能还戴个老花眼镜，他坐在一小凳上，来了不识字需求的人，便让坐下来。先把对方带来的书信读了一遍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好像让旁边的闲人也能听到。信写的多是家常话，什么二婶子给纳的布鞋底做好了，五奶奶的哮喘病又犯了，现在又因为什么家里缺钱用了，要给寄上多少……老先生根据信的内容再问问对方然后就帮写了起来，用的是一只老式的钢笔。信写好了老先生用同样腔调又读起来，征询一下哪个地方没有写到，“某某您好：来信收悉，甚为挂念！”代写书信难免会写上几句文绉绉的话语，这样边读边给解释着也显得信写得有学问，求写信的人听着频频点着头。随后老先生收了钱，把低信规规矩矩地叠好，插入信封用浆糊封口，贴上邮票，在对方期盼的眼神中将信塞进邮筒。一

人生况味

最单薄的最凝重

杨献平

虽是老乡、同年兵，可几乎没怎么交往。那时候，我们都青春迷茫，一切都像风中沙尘，飞行当然是自由和快乐的，可不知道最终到底会落在哪里。与此同时，我骨子里的叛逆也蔓延到了日常行为。一个月八十来块钱的津贴，往往在兜里还没沾到汗味儿就进了别人腰包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不在乎钱，总觉得，钱这个东西，省不来，也守不住。在此思想驱动下，虽然经常一屁股两窟窿，可大手大脚已成惯性。尤其同年老乡聚在一起，几乎每次，都是我招呼到外面小餐馆吃饭，一个个酒足饭饱后，我留下买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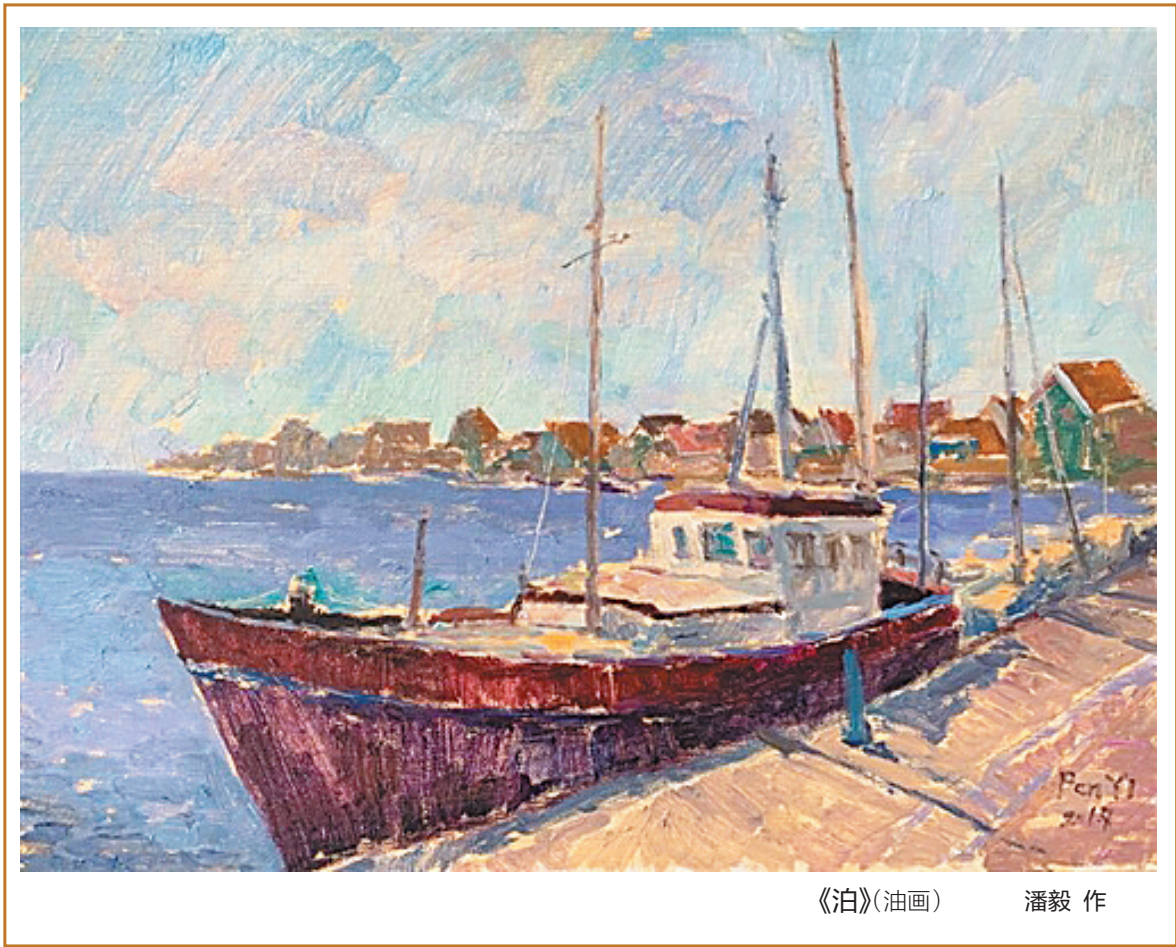
与我相反，张立强和其他老乡无论什么事情都步步为营，稳扎稳打，甚至，还存钱汇给家人用。在个人发展上，别看他们平时木讷老实，屁大点事跟个老鼠似的往后缩，可一到关键时刻，当仁不让不说，还极善于左右勾连。时间长了，我觉得自己和这帮子老乡实在不是一路货，不自觉地渐行渐远。几年后，张立强从基层单位调到后勤部直工科，虽还是士官身份，可和我同在一栋楼办公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后来我听人说，直工科有一个战士漫画画得好，新闻报道也写得好，还能拍照摄像。我开始不知道那人就是张立强，有次科里的新闻干事拿着一张《空军报》，指着一幅漫画对我说，这作者好像是你老乡，还是同年兵吧？

这大出我意料。有几次上班，在路上碰到，张立强很友善地给我打招呼。两人并肩走的时候，我问《空军报》的漫画是不是他画的。张立强黝黑色的脸立马水涨船高，大幅度的笑把他白念念的牙齿都衬托得有了几分热烈的光泽。我说，你小子还会这一手？真看不出来啊！张立强捂住嘴，又抹了一把脸，把笑强行摀下去，说，你就是三角眼看人，不是残疾就是缺角掉毛的。此后，我不断在《空军报》读到署名张立强的各种漫画和新闻报道。心里也想，也算不错。老乡当中，有一个能把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的，说起来也算脸上有光。这可能是我个性，从来不嫉妒别人的才能。这里面，可能还有一种作为干部的某种优越性作祟。

此后几个月，我从唯一一位过从甚密的老乡口中得知，张立强入伍时就结了婚，孩子都五六岁了。我诧异。再一年夏天，家属来队高峰期，满营区都是操着各种口音，花裙子白胳膊如蝴蝶乱舞的家属。有天下午，张立强把电话打到科里，说晚上请我和其他他老乡到家里吃饭。我犹豫了一秒钟就答应了。傍晚，老乡把张立强住的临时家属房挤得苍蝇都落不到筷子上。张立强老婆是老人家，一会儿就搞了一桌子菜肴。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一直在院子里挖沙玩。我过去逗弄了一下，那孩子猛然扬了我一脸沙。

老乡聚会上话盖天，翻炒的都是陈年旧事，再加上各自在单位的某些不舒服和得恩受宠事情。尽管在一起的时候热闹非凡，兄弟长短，好话说得连蜜蜂都找不到蜜了。到秋天，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，要我回去，我说回不去。爹娘就说，你寄回几张照片来也行。那时候，相机相当稀缺。我挖空心思，才想到张立强。开始以为他不一定答应，没想到，电话打了没十分钟，他就骑自行车出现在机关干部宿舍门口。

我得承认，张立强拍照手艺绝对一流。把我这个堪称丑男的人弄成了周润发。他还额外地为我照了



《泊》(油画) 潘毅 作

风物意趣

山楂树之恋

王珉

梁实秋有言：“夏天喝酸梅汤，冬天吃糖葫芦，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。”然而我更喜欢秋天的山楂树，彼时山楂花落了，红彤彤的山楂果挂满枝头，只为了献上世人心中所爱的冰糖葫芦。

儿时，我喜欢陪外婆上街买菜，总能邂逅殷红油亮的冰糖葫芦，那层厚厚的糖浆，让孩子迫不及待地想要舔舐，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瞬间被甜蜜所滋润。起初，不识糖浆里面是什么养眼的果子，只知道脆脆甜甜，很对青春的味蕾。后来，我爱屋及乌地恋上许多翻版的山楂。譬如，山楂卷和山楂糕。外婆还会买一些盒装的山楂片存放在家里，哄着我饭后多吃几片有助消化。

金庸也喜欢冰糖葫芦，在武侠小说《狐外传》中写道：“胡斐买了几串冰糖葫芦，与程灵素各自拿在手中，边走边吃。”我在南京城郊就见到他笔下的山楂。金秋时节，殷红的小果子星星点点地挂满枝桠，正如儿时的半命题作文《××的秋日》，这是秋天丰收的喜悦。我拿出手机，一个劲地拍照，发到微信朋友圈，想起《尔雅》中关于山楂的最早记载：“山楂，一名茅楂。树高数尺，

诗路花语

清风拂过

孙文波

这是蓝色的早晨，清风拂过，万物清明。这也是必须浪漫主义的谈论世界的早晨。万物呈现出爱情；鸟爱上云，路爱上车。仔细观察，阳光爱上桌子上的书和手机。挂在阳台上晾晒的衣物爱上温暖。我呢？爱上万物，爱上万物呈现的虚无；它们都不属于我，但我仍然爱它们。这种爱，也可以说成是一只乌鸦爱上一个玻璃瓶。一只狗爱上一只鸡。也可以说成一堆沙爱上一片水。一个名词爱上另外一些词。……这样的爱情完全配得上笔的书写。就像蓝配得白白，树配得上风。花配得上采摘。玉配得上美人的佩戴。当然啰，也能配得上我说，这是蓝色的早晨，清风拂过，万物清明。配得上我一大早，无所事事地坐在窗前，想到浪漫主义的种种定义；它不会过时。

黑夜旅程（歌词）

田斌

无边的黑夜，笼罩着大地，在寂静玄秘中，来一次黑夜旅程。青春的黑夜里，沙粒要变成珍珠，石头要化作美玉。青春的魅力，应当让枯枝长出鲜果，沙漠布满森林，才是青春的美和快乐！青春激情，钢铁意志，可化作照亮黑夜旅程的灯烛，路看见了！沟壑也看见了！如果你也在黑夜旅程中，我愿与你秉烛前行。感知火花的炙热和光芒！我看见了千年传承的文明，黑暗彼岸的美景！初次相见幸福大门前，童真的抿嘴会心一笑！推门而入，幸福是黑夜的尽头吗？带着几丝惶恐，带着一点激动，前方那盏灯又照亮了一段征程！

母亲有我生命的案底

李雷明

我以为我像别的兄弟在夜晚出生
母亲说我是白天正午出生的
我以为母亲生我那个白天在打稻谷
母亲说那天她正在打粟米
我以为给我接生的
也是给其他兄弟接生的喜娘婆
母亲说给我接生的是本家的再仵大姐
——我有好多的自以为是
要向母亲求证
虽然我已年过半百
依然习惯依赖母亲
我以为父母会忘了今天
还没起床就接到他们祝福我生日的来电
生日像编号的密码，被父母牢记
母亲啊！
在你身上，有我生命的来路
在你心里，有我生命的案底

椰乡

投稿邮箱
hnrbyfb@163.com